

分享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村落利用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伽红凯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中国传统村落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矛盾,数量的不断减少是历史的必然,与其在保护中“闲置”,不如在利用中“分享”。分享经济为传统村落利用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内敛”传统文化的排斥、原住民利益保障的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殊物权关系的限制等挑战,有必要在传统村落利用中通过发挥分享产业、文化、社区、旅游、生态“五位一体”的联动效应,并建立制度、人力、产业以及利益四个方面的保障机制,实现促进分享经济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传统村落利用;分享经济;机遇与挑战;五位一体;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114-08

Utilization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View of Sharing Economy

QIE Hong-kai WANG Si-mi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facing a series of difficultie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decrease of the quantity is a historical necessity. It is better to share in "utilization" rather than lay idle in "protection". Sharing economy brings not only some opportunities for the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ut also challenges such as exclusion of "reserved"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radic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native inhabitants' interests and restrictions on special property relations in rural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linkage effects of "five in one" of sharing industry, culture, community, tourism and ecology in the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stablish four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system, manpower, industry and interes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in the field of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aring econom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ive in one; protection mechanism

中华民族的复兴根本上是文化的复兴,文化复兴要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文化,而不是回望过去“固步自封”或者外部“求经”。工业文明的城市不具备传统文化复兴的土壤,而在

【收稿日期】 2017-06-2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传统村落旅游利用政策研究”(17SHD00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江苏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16SHC002);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应急项目“江苏特色村镇保护研究”(SKYJ2016003)

【作者简介】 伽红凯(1986-),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科学技术史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特色村镇保护与农村发展研究;王思明(196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与特色村镇保护研究。

广袤的乡村或许还有可能。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农耕文明,农耕文化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和灵魂,“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传统村落则是农耕文化的载体,是传统文化基因库和新文化复兴的重要基地。新时期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多样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①。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大,产能过剩、库存严重和杠杆过高等问题突出。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主张通过对社会存量资源的调整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最大程度利用,这在实践中完全颠覆了以往不断通过生产要素和资本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的传统思路,进而实现社会大量闲置资源的有效供给,破解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将居民私有资源转化为社会的公共供给。分享经济是创新驱动把握并引领新常态的重要路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2016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分享经济,它具备“让家中闲置的资源动起来,让创业者的成本降下来,让富余的产能用起来,让绿色经济理念散开来……”等一系列优势。

农村地区是分享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空间,尤其是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传统村落,对其进行有效利用可以丰富国人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中国传统村落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与矛盾,数量的不断减少是历史的必然。从实践结果来看,只保护不发展的结果是缺乏内生动力,反而制约了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与利用,与其在保护中“闲置”,不如在利用中“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就是文化的可持续,通过逐步唤醒原住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恢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才是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本文基于分享经济视角,阐述传统村落利用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析传统村落利用的方式及其保障机制,研究结论能够丰富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分享经济在传统村落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利用的机遇与挑战

分享经济又称共享经济,主要是指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打破时间、空间、信息的分隔,实现个体之间直接的闲置资源使用权的交易。分享经济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成熟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完备,给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带来新思维、新格局,从而实现“跳出”村落看村落。

(一)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利用的机遇

1.促进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发展

村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城市,它为城市的生存和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即“无村落,就无城市”、“无农耕文明,就无工业文明”。此外,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与遗珠^②,但农耕文明提倡的自耕自作、无协作、无交换的思想观念与行为特点,不适宜时代的发展,难以促进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的保护与利用;工业文明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并创造出巨量社会财富,但其产生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不容忽视,在发展早期也加速了部分传统村落的“灭亡”。“融合发展”契合分享经济理念,传统村落固有的农耕文明基因融合工业文明的发展成果,可以促进现代工业提升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伦理观并影响现代工业生态观,两者的相互作用与碰撞,最终使得传统村落真正成为新文化复兴的基地。

^① 建村[2012]5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② 徐春成、万志琴:《传统村落保护基本思路论辩》,《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2. 重组碎片化的传统文化要素,挖掘、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村落历经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依然保存了大量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例如:山川形胜、古树名木、井泉、沟渠、诗文、楹联、古建筑、牌匾、碑刻、砖木石雕、泥塑、书画等,具有重大的自然和文化价值。同时蕴含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淳朴的民风民俗,在建立之初有着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和文化特征,经历岁月的演进,传统文化要素碎片化特征明显。分享经济视角下多样的传统村落利用方式形成一个新的平台,能够挖掘、重组碎片化的传统文化要素,改变低效的传统文化利用方式,并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平台传播,进而达到挖掘、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3. 打造乡土社会的展示平台

乡土社会相对封闭的空间,以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高度相似的生产、生活习惯,对生长在该区域的人而言司空见惯,这些文化、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等无吸引力可言,但对于“外面的人”而言却充满了诱惑和向往。传统经济理念下,这些人难以获取相关信息,或者这些活动的形式、内容未有效组织,导致这部分需求无法满足。但在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利用立足原有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根基,在保护的前提下引入外源资本,打造一系列的展示平台,例如:民宿、牛棚咖啡、猪栏酒吧等,这些平台既促进了当地农产品、手工品的销售,又展示了地方文化、带动了农户就业,成为维系城市和乡村、工业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纽带,不失为是一种良性的乡土社会供给侧改革。

(二) 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利用的挑战

1. “内敛”传统文化的排斥

传统村落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典型性与整体传承性,其文化内涵通常表现出内敛与保守的特性。这种内敛式的特性决定了传统村落主要以防御姿态对待新事物,同时,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理念使传统村落资源往往在内部生产并消耗。尽管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的利用逐渐与现代社会接轨,但其固有的“内敛”特性与协同共享的分享经济理念在本质上存在冲突。“使用而非拥有”的分享经济在传统村落还缺乏广泛运用的文化基础,文化的排斥是将分享经济理念运用到传统村落利用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2. 原住民利益保障的矛盾

保护传统村落就是保护原住民,传统文化由传统村落里的原住民世代传承,失去活力的传统村落留不住原住民,因此,传统村落的合理利用有助于保护原住民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①。然而在现存形势下,原住民因信息不畅、自身文化素质不高、资金不足等条件限制,不具备自主利用传统村落的能力,传统村落的利用通常以“外源式”的形式开展,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进而产生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原住民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分享经济理念下开展的传统村落利用,例如简单的房屋出让、农地出租、劳务输出等,有助于提高原住民的就业率与可支配收入,但同时也会导致原住民丧失在传统村落利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原住民的利益保障问题会一直存在并影响深远。

3. 农村地区特殊物权关系的限制

受历史及国情的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农村地区形成了特殊的土地物权制度,主要是通过对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促进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这类物权关系存在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法律效力过弱等问题,例如农村物权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农村物权主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将会极大地限制分享经济在传统村落的利用。由于特殊物权关系的存在,传统村

^①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困境与出路——兼论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1期。

落“外源式”利用的租赁协议无法长期达成,以及原住民的短视行为,村落闲置资源无法实现有效率的利用。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还有谈判成本问题,当村集体不能强有力地组织协调农户时,传统村落就丧失了大众参与、要素的重新流动与配置的基础,往往造成传统资源的浪费,其结果是分享经济下传统村落的利用愈加受限。

二、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传统村落利用的方式

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利用,更加注重产业、文化、社区、旅游、生态等方面的联动效应,通过“五位一体”分享村落碎片化的闲置资源,拓展多方参与,促使传统村落的利用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下得以持续发展,对传统村落地区优化经济、社会和生态资源的配置具有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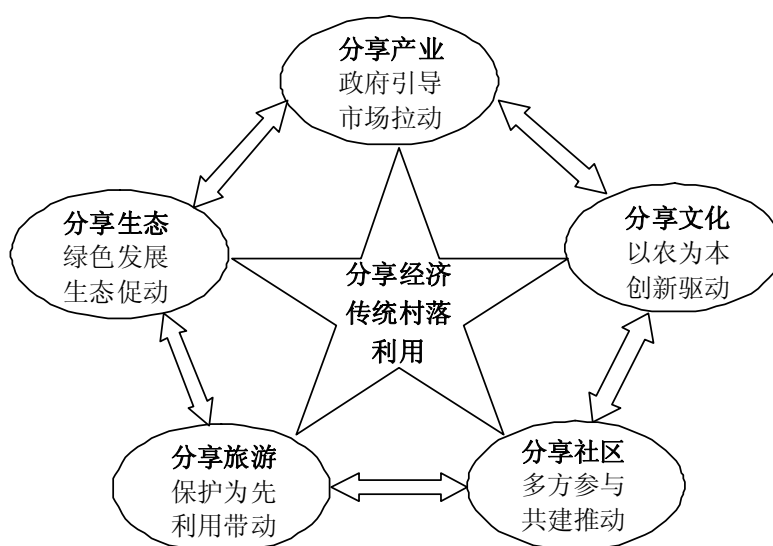


图1 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利用的“五位一体”

(一)分享产业:政府引导,市场拉动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遗珠,传统农耕经济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方式,对其依然有着影响,综合表现出产业结构单一、自然经济脆弱的特征,同时面临着人才缺乏、资金不足和农产品市场风险大等问题,依靠传统村落自身的资源禀赋,难以突破产业发展困境。而分享经济时代,在政府的科学规划的引导下,传统村落可以采取“社区支持农业”(CSA)模式,通过定额配送的新鲜农产品直达和市民农园的劳动份额两种运作方式,其核心在于推行高品质的农产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重新建立城市居民与农地、农民、农业生产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将社区消费者与农业生产者紧密结合,并促进农田生态化的运用。

当 CSA 模式与传统村落相结合时,有机的生产方式提供了高品质的农产品,农事体验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传统村落的利用与保护中来,村民的现有资源被更高效、生态地利用,并获取可观的收入。这种“风险共担、收获共享”的模式让交易双方互惠共利,加强了社会信任,拓展了农业产业的多功能性,与分享经济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

案例:云南临沧市镇康县小落水村。小落水村是我国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位于镇康县凤尾镇芦子园村委会东北方,村子海拔 2200 米,是镇康县人居海拔最高的村落。小落水村四面青山环抱,气候清爽宜人,村民自古就居住在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隐世生活。小落水

村虽然山高,但蔬菜瓜果依靠天然的露水长势绝佳,其中以大青菜最负盛名。2016年以来,凤尾镇基于社区支持农业的理念,通过实行科学管理(无病无害、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采用农超对接、定价收购、订单发展等方式,让农户在田头即可把蔬菜卖出好价钱,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二)分享文化:以农为本,创新驱动

在几千年的繁衍和发展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传统文化,传统村落蕴涵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①。中国传统村落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其无可替代的文化资源,而在当前时代,文化已不再仅仅是停留于历史古迹、传说以及人们记忆中的意蕴符号,它已逐渐成为一种品牌、象征和动力,乃至一个区域发展的软实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强,我国传统村落文化的外在环境不断恶化,传统村落很难为文化的传承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与文化基础,传统村落文化内涵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分享经济则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通过引入外源资金,立足当地文化基础,利用村落闲置的房屋、猪棚、牛栏、羊舍等空间,开展各类文化创意空间,打造适应传统村落人文环境的主题“吧”(书吧、茶吧、陶吧、酒吧、咖啡吧等)。这些形式既宣扬了当地的民俗信仰、民风民情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展示了极具特色的自然遗址、历史建筑等物质文化,这种分享文化的形式可以使传统村落的文化“活化”传承,让其不再依靠单方面的“输血”,而是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崇尚最佳体验、物尽其用的分享经济理念融会贯通,并帮助传统村落文化实现在开发利用中发展、在开放引进中保护的良性循环。

案例:浙江杭州桐庐江南镇深澳村“云夕深澳里书局”。云夕深澳里书局是“莪山实践”的首个建成作品,所在地杭州桐庐江南镇深澳古村始于申屠家族的血缘脉络,有着1900余年的悠久历史。项目以村中清末古宅景松堂为主体,结合周边民居改造更新,在彰显建筑外表面历史肌理感的基础上,保留了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局和精美木构雕饰,造就了内部空间的舒适性和当代性。云夕深澳里书局包含了对村民开放的社区图书馆、人文与民俗展示空间、地域文创产品商店等复合业态,是旅游度假、商务休憩和村民交流的理想场所,也是富有故乡记忆体验和社区人文归宿感的修心驿站。

(三)分享社区:多方参与,共建推动

无论是利用还是保护,一切基于传统村落的活动都发生在村民社区中,相比于国家控制或是市场手段,从社区营造入手在村落可持续发展方面更有优势。通过社区营造的方式,实现传统村落居民的公共福祉,使其承载的空间文化内涵得以传承与延续,有利于文化自觉、村落信任和凝聚力的形成。分享经济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社区营造,可以依托乡村民宿经济和乡村市民社区等来完成。

乡村民宿经济是传统“农家乐”的升级版,旨在以民宿为载体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从而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农村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分享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乡村民宿经济蓬勃发展,2015年市场规模已达2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可达350亿元以上,市场已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传统村落特有的地域文化、建筑艺术并结合主题鲜明的氛围,在建造之初就可占领文化高地,一骑绝尘。此外,传统村落民宿经济的发展对于修缮古建筑、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培育传统村落社区凝聚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市民社区在延伸社区支持农业理念的过程中,发展村落社区的客居市场,以村庄—社区结对集群的方式共同组织。这对于促进农民增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城市土地供给、统筹城乡和谐发

^① 邓黍心、伽红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湖州荻港村为例》,《安徽农学通报》2017年第6期。

展、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①。传统村落区别于一般的农村,对城市居民的吸引力更大,发展乡村市民社区能够进一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提升市民与农民的幸福指数。

案例:浙江金华兰溪市黄店镇芝堰村。芝堰村始建于宋代,明、清时期出现客栈、杂货等商业建筑,现存明、清民居 30 余座,代表性建筑有“孝思堂”、“衍德堂”、“济美堂”、“成志堂”等。它是严婺古道的唯一驿站,在 600 年前就开了民宿,盛时素有“九堂一街”的称号。2014 年,兰溪市出台相关政策,从合理规划、创新特色、统一管理、规范发展四个方面,对民宿型农家乐作了规范,并对符合要求的经营户给予每张床位 2000 元的补助,形成特色鲜明的“家+”模式。芝堰村结合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发展民宿经济,已成为兰溪市的“民宿示范村”,成功举办了“海外学子走进金华古村落第四季”,接待来自 9 个国家的 45 名留学生,在国内外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四)分享旅游:保护为先,利用带动

随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传统村落旅游利用的外生和内生动力都已形成^②。传统村落旅游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补充,传统村落特有的文化内涵及建筑艺术能够满足游客高层次的需求,分享旅游已成为传统村落利用的重要路径。但旅游利用是把“双刃剑”,适度的旅游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传统村落民居与传统建筑的保护和更新,促进传统文化、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与发展^③,使用得当它可以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增长的富民产业,实现文旅产业的有效融合,使用不当则会带来过度商业化、资源环境超负荷以及民风不再淳朴等一系列问题。传统村落不仅是拥有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也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分享经济视角下的传统村落利用,立足保护为先,设立核心区与拓展区。核心区重点保护传统村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拓展区建造旅游服务设施,并在“吃、住、行、游、购、娱”等环节与村落原住民进行更全面的交流与生活体验,实现旅游分享的利用带动。

案例:浙江湖州市和孚镇荻港村。荻港村因“倚港结村落,荻苇满溪生”而得名,历来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古迹众多,古桥静卧,建筑成群。2015 年,荻港村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荻港村独特的旅游基础条件获得了旅游上市公司的青睐,企业将村内“七古”资源评估作价入股,再现金出资共同进行旅游开发,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社区入股收益主要用于村民的养老金补贴。为保障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民风民俗不被打扰,核心区 1.3 平方公里只做修缮性开发,核心区以外拓展区修建大型接待、娱乐服务设施,景区一体化运营。

(五)分享生态:绿色发展,生态促动

习近平总书记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这充分说明了保护生态环境、树立绿色发展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④,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要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传统村落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特殊的区位使得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得以留存,在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宏观战略背景下,休闲养生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必备元素,例如:洗肺、养心、康养等方

① 王树进:《从市民农园到乡村市民社区》,《农业经济与管理》2012 年第 2 期。

② 伽红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与模式探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6 期。

③ 孙九震:《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旅游学刊》2017 年第 1 期。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年。

面的需求格外突出。尤其是一些生态好有特色的村落,乡村生态游已成为带动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践行“两山理论”,“生态红利”的效果显著。

案例:贵州黔东南传统村落群。贵州黔东南拥有3922个50户以上自然村寨,其中有500个村寨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备选名单,有276个村寨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目前入选数量居全国地州市第一,占贵州省总量的65%,占全国总量的10.8%,是中国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保存最为完好、最具特色的地区。凭借着“原生的民族文化、原始的自然生态、原貌的历史遗存”这三大独特的资源优势,黔东南走向了世界,影响力巨大。“十二五”期间,主打原生态民族文化的黔东南接待游客达1.5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307亿元。其中接待境外游客达102万人次,占全省境外游客的26%,年均增长18.6%。

三、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传统村落利用的保障机制

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传统村落的利用,是将传统村落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源整合上升到城乡文化资本的新路径。分享经济不仅意味着通过技术互联网手段形成相关主体参与开发市场的过程,也意味着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共享市场增值收益。在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社会,传统村落所具有的价值已远远超出被利用的范畴,而可以由内而外地表现出新的生机。为实现分享经济视角下中国传统村落利用,有四个方面的保障机制值得关注。

(一)制度保障:以保护传统村落不被破坏为前提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在中国特定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的聚落形态,在全球分享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其利用与保护更加离不开国家政府层面的支持与指导。目前,分享经济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服务业,而传统村落中服务业的根基尚浅,加上村落原本存在的相对不规范、不成体系的法律环境,为传统村落在分享经济视角下的利用埋下了隐患。

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分享经济在中国传统村落的利用起着重要的规范与约束作用。完善传统村落中法律制度的建设要以保护传统村落不被破坏为前提,制定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条例,切勿本末倒置。此外还要设立分享经济下的传统村落市场准入准则、构建新型产业入驻发展规范体制,界定明晰法律与监管的地带,重构适应分享经济发展要求的监管体制,使分享经济的生命力在有限而合理、守法而宽容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分享经济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利用,也是在倒逼监管部门研究、制定更适应当前形势的执法和政策体系,创新并完善监管的方式手段,从而最终实现传统村落对分享经济下全球化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多重要素的有力回应。

(二)人力保障:以储备人才库与提高国民素养为抓手

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也形成了类型多样的传统村落,这些不同类型村落的格局、风貌、民族信仰、生活习俗等也不尽相同,所要保护与利用的内容、对象、方式、重点也不同。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范围广、对象复杂,既包括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包含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有关的研究工作基础相对薄弱。需要政府以储备人才库为抓手,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逐步建设各区域性的专业机构。同时加大培养力度,尽快培养大批相关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弘扬工匠精神,保障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分享经济在国内发展迅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多。以共享单车为例,把单车拆掉车头、坐椅、脚踏,卸掉轮子的,扔在河里的,挂树上的比比皆是;企业为了抢占市场大量投放单车;胡停乱放引发的管理冲突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讲,分享经济已经间接成为国民素质的“照妖

镜”。如何构建信任与规则并举的分享经济业态,让传统村落在分享经济时代走得更远,一方面需要制度层面的设计,建立合理的惩罚机制与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政策;另一方面还需提升国民素养,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

(三)产业保障: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

传统村落地区的产业保障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方向,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保障供给体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随着分享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传统村落的利用更要积极实现区域发展动力的转变,在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上,依托村落独特的优势资源,带动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跳出仅关注传统村落保护与文化继承的思路,进而谋求区域发展的动力转型。应认识到,为完成这一过程的转变,传统村落还要积极参与区域内的生产、消费与分工,深度嵌入到城乡共同层面的市场需求中,并强调要立足传统村落自身特点,发展具有差异化和唯一性的产业项目,培养起传统村落自我造血、自我盈利的能力,从而为村落在分享经济下的利用提供足够的动力和支撑。

此外,还要积极完善构建跨区域组织协调机制、利益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推动传统村落地区内形成合作创新的新格局。不仅要通过创新规划来合理布局传统村落的开发建设,还要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各目标落到实处,进而更好地适应分享经济在传统村落的应用。

(四)利益保障:以提升原住民福利为始发点

分享经济具备“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典型特征,在此视角下传统村落的利用,不应成为少数人的“资本盛宴”。传统村落的利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改善村民生活条件和促进农民增收作为核心,要重视原住民在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民风民俗传承中的价值。积极为传统村落地区的居民创造更多参与经济活动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机会,对村民赋权并激发原住民形成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内生动力。

传统村落利用要避免原住民在多方利益主体博弈中处于弱势甚至被掠夺的地位,以提升原住民的福利为始发点,充分尊重原住民的知情权、自治权、参与经营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强化农村集体组织作用,积极探索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公共租赁平台等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保障农户合法、合理的利益。同时,还要着力提高参与传统村落分享利用的外来人群的体验水平和满意程度,增强所有人保护利用传统村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实现村落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邓黍心同学对于本论文的写作,给予了较大的帮助,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 [1] 徐春成,万志琴.传统村落保护基本思路论辩[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 [2]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困境与出路——兼论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民间文化论坛,2013(1).
- [3] 邓黍心,伽红凯.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湖州荻港村为例[J].安徽农学通报,2017(6).
- [4] 王树进.从市民农园到乡村市民社区[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2(2).
- [5] 伽红凯.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与模式探析[J].中国农史,2016(6).
- [6] 孙九霞.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旅游学刊,2017(1).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